

棠溪香韵

□ 唐戈

武陵溪畔,品着工艺花茶,指尖触到古榕树干粗糙的纹理,耳畔传来溪水潺潺絮语。风裹着草木芳香掠过发梢,抬眼望去,九榕成林沿溪排开,虬曲的枝干遒劲舒展,浓密冠盖交织成墨绿穹顶,阳光穿过叶隙筛下斑驳光影,落在溪面化作跳动的碎金。这是棠溪给我的初见印象——温润与厚重,藏在遮天蔽日的榕荫里,浸在软香氤氲的茶味中,也融在武陵溪幽幽私语里。

向导说,数百年前,郑、陈、郭等九大姓氏先祖迁徙至此,各栽一株榕树为记,寄托“人口不分多少,宗族不分大小”的平等和睦愿望。如今树木亭亭如盖,胸径数围,枝丫交错相拥。从最初九姓繁衍到如今三十余姓氏,和睦共处的传统从未改变。我的目光在榕树枝干根茎间流连,那凸起的节瘤、凹陷的沟壑,是千百年风雨镌刻的印记,深藏着各家携手开荒、共建家园的传奇,也记载着村庄开枝散叶的繁兴。

顺着古榕被繁茂压低的枝梢,目光落入武陵溪闲光的涟漪里。溪水清可见底,锦鲤悠然游弋,白鹭翩翩翻飞,与岸边游人相伴于古榕下,相忘于江湖天空。一块粗粝巨岩上,“武陵溪”三字楷书依稀可辨,苔痕斑驳却风骨犹存,指尖抚过石面,凹凸笔画间还残留着北宋宣和辛丑年文人墨客的笔墨温度。千年风雨没能磨灭这方水土的文脉印记。

棠溪原名“棠瀨”,因溪流湍急得名,后因方言谐音,取《诗经》“棠棣之华,鄂不韡韡”,更名为棠溪,寄寓宗族团结。这不仅是名字变迁,更是棠溪人对和谐共生的追求。古人题字留名的风雅与今人临河而居的恬淡,在武陵溪里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所谓文脉传承,从来不是冰冷文字记载,而是流淌在山水间、浸润在生活里的精神内核。

武陵溪边古码头已不见当年喧嚣,青石板上深浅不一的凹痕却诉说昔日繁盛。凹痕深浅各异,最深的足有指甲盖厚,是无数挑夫草鞋与货担经年累月磨出的痕迹。指尖探入凹痕,还能感受到当年重量:福安以北茶叶山货经挑夫肩扛至此,装上“溪溜船”沿武陵溪而下,经赛岐集散,运往福州乃至海外。遥想当年,码头边商船云集,茶行米店鳞次栉比,“三十六间茶行,七十二间米店”绝非虚言,挑夫吆喝、船工号子、商贩叫卖交织成鲜活的市井交响。如今码头上取而代之的是驻足拍照的游客、散坐闲聊的老者。古码头清冷的青石缝里,武陵溪日夜奔流的水下,藏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,那份以茶为生的基因从未改变——从肩挑水运到网络营销,传承的不仅是茶叶,更是棠溪人对土地的敬畏与对生活的执着。

顺着码头石阶下行,遇见登烛桥。这座建于清宣统元年的古廊桥,杉木构件被岁月磨洗出温润包浆。夕阳透过廊檐瓦片缝隙,在桥面投下明暗交错光影,踩在上面如踏着时光碎片前行。桥中央供桌上摆放村民祈福的鲜花水果,几炷清香袅袅升起,与茶香水汽交织成韵。几位老人围坐桥头案板边,脸上手上皱纹如古榕皮层般深皱,指尖却灵便如飞燕,茶叶与花瓣被巧妙撮合捆扎,动作娴熟专注。古廊桥承载历史厚重,所幸还有坚守的子民续写生活新篇。

走进村庄深处,九街九巷如迷宫纵横交错。“六扇八廊庀”形制的古民居嵌在现代楼房间,青砖黛瓦,雕梁画栋。午后的阳光照在斑驳墙面上,墙角青苔与砖缝野草为古老建筑添了苍凉生机。陈姓大宅院连排而建,宽敞天井铺着被岁月打磨溜滑的鹅卵石,回廊两侧鱼池花坛依稀可见。厅堂八仙桌雕工

精巧,布满岁月划痕。透过积尘的牌匾字画,我瞧见当年“一门四秀才”的荣耀。与陈宅毗邻的是阮伯淇烈士故居,简陋陈设与墙上老照片无声诉说烽火岁月。不远处的棠溪小学,作为福安第二所百年老校,更是闽东红色革命摇篮,黄烽将军曾在此任教,播撒革命火种。

街巷间九口古井如散落星辰。鹅卵石与三合土砌成的井壁光滑湿润,井水倒映流云绿树。其中一口井沿内侧环刻凹槽,向导说这是“井唇槽”,用以收集排解井沿下污水,巧妙实用,令人赞叹古人智慧。新姓氏迁居棠溪必先凿井,既是向土地祈福,也是扎根象征。一口口古井如村庄的眼睛,见证家族繁衍,映照岁月变迁,守护村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。

循着棠溪特有帮助道徜徉古村,这味道既是茶香与果香的交织,更是传承与创新的交融。自1983年起,工艺花茶便成为村庄特色产业,村民自主研发的制作技艺获专利,“玫瑰之约”“茉莉仙女”“飞雪迎春”等十余款产品远销欧洲、非洲。路过敞开的大门,总能看见老少围坐,整形、捆扎、缝制,分工协作。指尖触过茶叶干爽与花瓣柔嫩,才明白“花舞之茶”背后是无数次练习打磨。冲泡一杯,茶叶与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,“七星伴月”“出水芙蓉”造型栩栩如生,茶香裹着花香弥漫口中——这不仅是味觉视觉的双重享受,更是棠溪人匠心的传承。

虽过了时节,展示馆的图片文字仍让人清晰感受芙蓉李这张名片的亮丽。棠溪芙蓉李果皮紫红、覆银灰果粉,果肉深红致密、甜酸适口。“半山李花满山白”的盛景吸引无数游客,生态旅游与产业振兴完美融合。七百年栽培史,正是棠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。

古油坊里,原始榨油设备仍能正常运转。木质碾轮吱呀作响,将茶籽碾成碎渣,健硕村民抡起石锤撞击木桩,茶油缓缓渗出,空气中弥漫醇香。这门古

老技艺传承数百年,如今石锤撞击声与游客惊叹声交织,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火花。乡村振兴从不是摒弃传统,而是让传统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位置。

走到村后踏上昔日茶盐古道。这条康乾时期便已成型、曾是闽东北物流大动脉之一的古道,石板路上深浅不一的足印、驿站的残垣断壁、漫漶难辨的摩崖石刻,都是岁月留下的勋章。站在古道上远眺,武陵溪如碧绿绸带缠绕山间,古村黑瓦黄墙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。时光改变了古道功能,却从未改变它的风骨——曾经挑夫用汗水踏就的道路,如今成了追寻历史、亲近自然的通道;当年在古道上流动的茶叶,如今再度兴旺,成为古村振兴的支柱产业。

夕阳西下,斜晖脉脉洒在九榕之上,叶片跳跃着温润光泽。九榕公园内,广场舞身影倒映在武陵溪水波里,音乐声与溪水声交织成韵;登烛桥在暮色中静静伫立,廊檐下灯笼次第亮起,温暖的光与清冷的星光摇曳在桥身与水中倒影围成的月影里。再次回到古榕树下,高脚杯里的工艺茶花仍鲜艳绽放,熟悉茶香依旧萦绕鼻尖。

棠溪是一座极有历史厚度的古村,这份厚度沉在九榕浓荫里,沉在武陵溪流水中,沉在古码头青石板上,也沉在村民指尖的匠心间。九榕、九井、九巷、九街、九级坎……“九”为至尊,棠溪却俯拾皆是,如今都成了解锁古村魅力的文化密码。武陵溪畔的千年文脉传承、茶盐古道岁月沧桑、工艺花茶与芙蓉李焕发的时代生机,都在这密码的破解与重构中从容铺展。

离开棠溪时夜色渐浓,回望窗外,古村灯火渐渐远去,武陵溪潺潺水声与古榕苍劲身影却愈发清晰。这座“中国最美休闲乡村”“中国传统村落”,早已将它的韵味与风骨深深烙印在我心里。而那些关于和谐、坚守、传承与创新的故事,正如武陵溪水,在棠溪的土地上生生不息,源远流长。

墨鱼寒茶里的福安味道

□ 甘建辉

一海一山、一鲜一草,寒热互补,成就寒茶清而不寒、补而不燥的独特药性。

熬制工艺恪守福安老规矩,器具只用粗陶砂锅,山泉水入罐才不夺食材本味。墨鱼干提前温水泡发,剔除鱼骨撕成细条,大火煮沸撇净浮沫,再捆扎草药束下入锅中,转文火慢煨三小时以上,全程忌中途添水、旺火猛滚。待到汤色凝作琥珀棕褐、墨鱼肉质酥烂、草药养分尽数融进汤中,滤去药渣便得原汤,不添盐糖,原味方是养生真谛。初尝满口清苦,下咽片刻喉底生津,一股清凉顺着脾胃漫遍四肢,整日淤积的闷热困乏转瞬消散。

数百年间,墨鱼寒茶彻底融进福安人的一日三餐,化作深入肌理的生活仪式。晨起空腹温饮一碗,苦香醒脾,驱散整夜积聚的体内湿气,提振胃口;正午田间劳作、市井奔波归家,一碗寒茶配糙饭腌菜,解腻消暑,远胜各类冰镇饮品;入夜暑气蒸腾难以安睡,温饮小半碗,疏解白日劳碌积攒的湿浊,安神助眠。夏日来客登门,福安人鲜有烟酒

待客,亲手炖上一锅墨鱼寒茶,便是最贴心的待客礼数,一句“喝碗寒茶去暑气”,藏着闽东山民质朴热忱的处世温情。

时至今日,穿行福安老城区街巷,老牌炖罐铺、本土凉茶摊依旧日日飘着寒茶药香。小街巷偶见陶锅错落,炉火煨汤,褐黄茶汤盛在粗瓷碗中,真确是老一辈念叨的夏日印记。当代人久居空调房、嗜食肥甘生冷,体内多积湿上火,每逢三伏天,依旧习惯寻一碗地道墨鱼寒茶调理身体。年轻一辈即便饮食习惯日趋多元,也不忘家中祖辈传承的炖汤方子,每逢盛夏,家中常备墨鱼与草药,闲时煨上一罐,延续代代相传的饮食文脉。

墨鱼寒茶,并非是一碗寻常炖汤,更应是闽东药食同源养生文化的具象缩影。福安聚居汉畲各族百姓,千百年来融合畲医草药食疗理念,恪守“顺应天时、夏令清补”的养生准则。古人讲求夏暑湿困脾胃,忌大温大补,故而巧用草本清湿、海产固本,不用名贵药材,

依托本土物产实现日常保健。常年坚持夏令饮用墨鱼寒茶的福安乡民,少有暑湿缠身、脾胃淤滞之症,夏日身轻气爽,这份朴素的饮食智慧,潜移默化守护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。

时序更迭,暑去暑来,福安山海风物未曾大变,墨鱼寒茶的醇厚香气依旧萦绕街巷之间。它登不上珍馐宴席,却是福安人盛夏不可或缺家常味道;没有繁复花哨的烹饪技法,却凝聚着先民向山海求索安康的生存哲思。一罐慢火煨成的寒茶,盛满山野草木灵气与近海海产鲜香,承载着闽东跨越岁月的烟火传承。

山海馈珍,汤药留香,墨鱼寒茶伴着一代又一代福安人走过酷暑盛夏,祛暑祛湿、调养身心,让根植于乡土的养生食俗,在烟火人间绵延不绝,岁岁重生。

